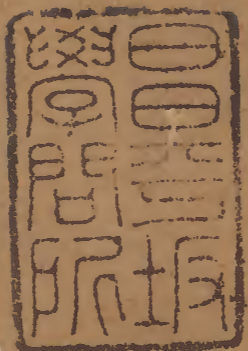


東坡書傳

十四之六



				二	一	三	四		
				八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七	三	函
九	八	四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14
冊數	8	(7)
函號	273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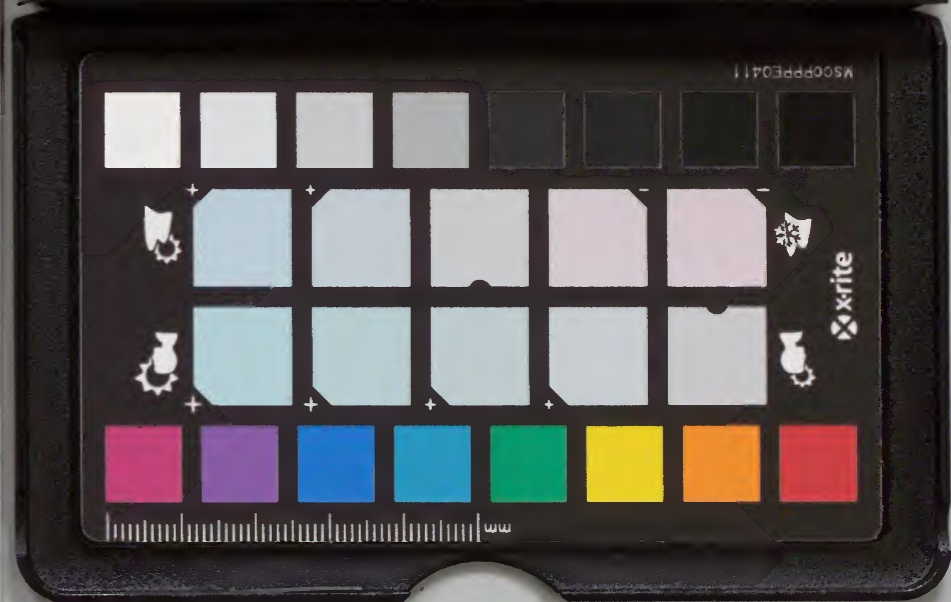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坡書傳卷第十四

周書

多士

成王命多士周公傳之。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始于三月。商王士自遷也。商王士有殷民在。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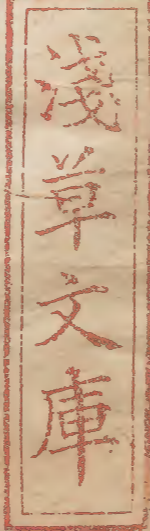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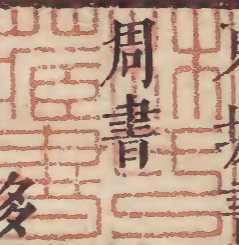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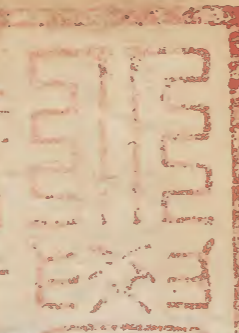
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

明威王罰一也。在天則明威。在人則王罰。

東坡書傳

卷十四

了凡曰興亡皆
出乎天正見其
公也



則新曰匹夫之志不可奪故曰秉

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勅正也。不論勢而論理曰小國非有勝商之形。曰非敢非有剪商之心。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人心不異乎天心。天心常導乎人心。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

又曰必言夏商者聖人之叔智也。雖非口實夏商定足以杜頑民之口。

了九曰罔敢失帝。隱微處操存此心。配天澤民。祭用上廣大無際。

順理則逸。從欲則危。雖有釋非之辭。帝不聽也。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于罰。

言天不畀紂。使不明于德。凡小大邦爲紂所刑。喪者。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文曰私意圖度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不得謂之靈私
意一毫未化不
得謂之不靈

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

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再。往。也。惟。于。伐。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今三監叛。予惟曰。此乃汝大無法。非予爾動。變起于爾邑。予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卽於其首亂。罪大者而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

其餘不盡繩治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南。

洛邑在故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既遷爾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則新曰言外有汝若率德改行

我必如殷之于夏上迪簡王庭有服百僚之意此亦叔智也

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為近臣。在王庭。其可

以任事者。則為百僚。而今不然。以為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於

商邑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循湯故事而矜赦汝。則可。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

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

宗多遜。

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事我宗。臣多遜不違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至而無所容。亦為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居故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也。止居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予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興者。非遷洛何從得之。殷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敬只照不
反測言傳言動
句落一層
又曰說到爾小
子乃興從爾遷
頃民自格矣大
叔智也然却是
實事

了凡曰養生家
有曰流水不腐

戶樞不蠹以其
常運也精神常
運則常新是謂
所以其無逸也

則新曰知小人
之依言君心念
念及民也二知
字正所以其無逸
處

王言爾子孫當有顯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
告之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
所居。信其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
曰別之。

周書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

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
以逸為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
稼穡之道為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
依怙以生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
民力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

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王乎
以訓王。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戲侮曰誨。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爲此言也。是蟣蝨螻蟻。周公何誅焉。而載于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恣於逸樂者。必先詆媿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譸張爲幻者。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

飲土。匭啜土。銅雖監門之養。不蔽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于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秦殺二世。如反掌。自漢以來。學

了凡曰孔子曰
畏天命乃吉凶
典奪之所自出
自度乃是此心
对越上帝以天
命為自己法度
也

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
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
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予是以具論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
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
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
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

則新曰高宗之
不言有恭默思
道意有多少敬
畏在內

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
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太甲也。

又曰凡人君之
逸俱始于敢一
知小人之依則
知小人依我安
危自不敢矣故
叙三宗之無逸
一則曰不敢荒
寧一則曰不敢

荒寧一則曰不
敢悔鰥寡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康功。安人之功。田功。農功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鮮。貧乏者。

子淵曰傳勤素

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

儉等語收拾不
全不可訓

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

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之年四十七。

厥享國五十年。

令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

急于此。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

欲。而其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

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不信者。以

則新曰不敢即
三宗之不敢同
一心也故其享
國亦同

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醜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効乎。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佞。四曰臺榭游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旣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顛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予欲以惡衣食。遠女色。卑宮室。罷遊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爲人主永年之藥石也。

又曰。兩無字正。典上則字應。酒是影說。傳猶字最好。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醜者用酒。而怒輕用兵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

子淵曰二否字
因其不便于已
而不然之詞

教誨民無或胥壽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

壽狂也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
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
者也若曰不殺爲仁殺爲不仁薄斂爲有德厚
賦爲無道此古今不刊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
小人爲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
則曰多殺所以爲仁也厚斂所以爲德也高臺

深池女色畋遊皆不害霸此理之必不然而其
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幻
能害壽以其能怨詛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祖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

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
此顯於世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
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

則新曰兩較
說自令所者動
心此是古人絕

妙文法

又曰看七个嗚呼皆從古人至誠惻怛中流出我今日讀之其精神猶恍々在前也

講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人不怨讒者而怨聽者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東坡書傳卷第十五

周書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爲左右相。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

之疑者。何獨召公也。今已復于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不悅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既復政。則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悅也。然則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從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于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悅。爲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深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

之初而退老于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召公欲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

子淵曰通篇並
不露出番字去
字而意獨懇惻
惻惻之表
用修曰曰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
殷自後世之私
言之殷之喪周
之福也而曰弗
弔蓋聖賢以天
下爲心不幸遇

喪亂而任此責
豈所樂哉律書
乃云武王克紂
前歌後舞此言
謬矣按高帝哭
項羽曾操哭素
紹豈有武王而
歌舞于克紂之
事乎

子淵曰在我句
讀應前時我二
字
又曰自責以感
召公不知二字
連下天倉不易

則新曰雖周公
自說言外却有
責成召公意在

歟抑將終出于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
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命不敢荒寧
則天永孚于休若其以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
所尤違則天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
我不去正爲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
人恭明德

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過絕也佚失也經歷

歷年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過
絕放失前人之光明蓋生于深宮之中不知天
命不易我若去之其將弗永年矣周公蓋以不
視功載知其如此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
子

冲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
光明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爲正也大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

天命不常。我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卽伊尹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三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

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

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賢。亦巫咸之子孫。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子淵曰商實連
下讀

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為政不久。則不能保。又有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歷年所。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此明主賢臣為政既久。則天乃為純佑者是命。商之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于小臣藩屏侯甸者。皆得其人。況于奔走

執事之臣。皆以此道。此德舉。用又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于四方。則民信之。若著龜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乂有殷。此三王皆能繼天滅威。滅威者。除害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其念有以濟明我邦者。

又曰天壽平格
應前多歷年所
謂國家下文固
命是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天命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

諸夏也。

亦惟有若虢叔。

王季子。文王弟。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事功臣。非周公所法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王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德以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信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見者。以道顯也。冒聞者。以德被天下聞也。

武王惟茲四人

號叔亡矣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此誕無我責

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今予與汝爽同濟小子其可以中流而止乎

又曰小子即上
文小子旦同

又曰盛滿難居
嫌疑當避人臣
皆有是心也台

公意欲與周公
去乃周公則
欲與台皆晉
一則見義之得
一則大臣謀國
之忠二人所見
有大小

收罔最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人以鸞鷲鳴于岐山為文王受命之符故其

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爽皆文王舊

臣同聞鳴鳥者也我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

今又同輔孺子其可以不俟王業之大成而言

去乎我當收蓄成王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

爽耆老成人以自助汝若不降意小留則是天

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

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與汝同聞鳴鳥矣況能格于皇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謀廣我意。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于相信。如車無疆之恤。

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

前人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勗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誠心。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于如此。可不懼乎。

又曰我二人周
公自謂已與成
王也下同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襄成也。予本不欲如此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
在我與汝二人而已。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
戡。

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
而已。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日昌大。在我二人受
此福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
恐二人德不能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

滿溢為憂也。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汝爽以滿溢為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
明之。他日讓此後人。惟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
嗚呼。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我以今日之休為未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
不祇服。乃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惠若言願也。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予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周書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沒仲爲卿士無囚父用子之理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爲始封之君則周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沒。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公不以流言殺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誅也蔡叔囚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

了九曰克庸祇德乃蔡仲得封之由

不囚。三年復封之。霍。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瞶在而輒立。衛是以亂。孔子將為政于衛。必以正名為先。則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邁德自己。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中情也。治國濟民。皆以情。不以僞也。中不足。則必彊諸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

又曰戒哉。二夫。止在慎初慎終。之道全在思終。

也。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于視聽之不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

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樂安縣北。有蒲姑城。二篇亡。

周書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

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珣珉之與美玉也。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

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天之命。猶曰徼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念汝殷人。大惟徼福于天。而不念敬祀。是

則新曰。夏說
起最為有味。

求非望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

雖無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怒。天猶赦之。

猶賢于初無言者。棄民之深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麗著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

不能使無亂。桀之所以徼福于天者。皆非其道。

未嘗開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祀天地鬼神。又

不知進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

叨貪也。憤忿也。專用此人。使剗割夏邑。

又曰。讀甲于內
亂。句便見紂之
亡。一。但已亂之
叨憤日欽。此內
亂之所必至也。
女謂盛者。小人
造此為奸。蓋女
子。小人自有臭
味也。

又曰借夏說商
半真半影大能
令多士冷其熱
腹消其壯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

不與桀者亦大矣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
使桀永年而多享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桀之所尊用者皆不能知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開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至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

辜亦克用勸

自湯以來皆謹土著之政民既奠居則刑罰可

以勸而況于賞乎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

又曰此兩云作
民主也以至帝
乙云云見俱能
代夏作民主也
了凡曰人知宥
之為生而不知
殺之生也故殄
戮開釋同是慎
麗

又曰三个乃惟
正其兩亦字應

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屑輕也。紂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間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爲周取也。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自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須待也。暇間也。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佑殷之子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間。如反覆手。而況五年之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其若我何。其言無可念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則新曰四節文
氣再着不得一
概語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輔也。介助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輕棄天命也。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我欲汝信于正。故教告之。不改則戰恐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爲。五年于此矣。

又曰此并授之
以方畧也蓋殷
士之受職者亦
必為頑民作備
今既勸勉之又

授之以方略曰
克闕于乃邑謀
介者藉此以散
其怨也
又曰此又請振
之也似思似感
中我半勸有無
限作用此多子
一篇之妙用也

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

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于小大眾正之

人皆汝所能作止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

明爾惟克勤乃事。

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于事無益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闕于乃邑謀介。

簡邑人以自介副。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

周惟其大介賚爾。

介助也。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

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

享。

爾不我享民亦不爾敬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又曰我惟祗告
爾命猶言只此
一書訓造與他
言矣故多方敬
之戒之此則隱
隱于言外者

迪簡之命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上。將遠徒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今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汝。無怨也。

東坡書傳卷第十六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贊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子。今王矣。不可以勿沖自待。則進戒曰。王

了九曰此言禹
之知恤

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此褻御也。周公則戒之曰。非獨三事者當擇人。此褻御者亦當擇人也。能知憂此者。美哉鮮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強者。以求賢爲事天之實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

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臯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爲三宅所以

宅三俊也。書曰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曰茲乃三宅爲義民。此三宅所以宅五流也。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而不知食之養藥耶。藥之養食耶。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如此而後經之言可通也。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面。謀其耳目所及者。言自近及遠。皆大訓我德。則可以宅三俊之人。既宅三俊。然後可以宅

五流。凡民之無義而有罪者。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書曰。肆往姦宄。是古者謂流爲往也。桀之所往者。無罪之人。所任者。皆小人殘民者也。所往所任。皆出于暴德。是以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耿光也。成湯既以升聞。大治上帝之命。則以三

又曰桀以不能知恤而亡。正是知恤之辭。

又曰此言湯之知恤。

則新曰丕式。允德所謂編爲爾德也。知恤者。必至此而始爲極。

宅去凶人。凶人各卽其宅。然後宅俊。其所謂俊者。皆真有德者也。故曰三有俊。克卽俊。殷人去凶而後用賢。夏后氏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而成也。禮曰。夏后氏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蓋緣立政之文而立此言。不知聖人之賞罰應物而作。無所先後也。湯惟嚴敬用宅俊。故能內協商邑。外以顯德于四方也。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甸治也。帝欽我而伐紂。使我有諸夏。法湯受命而治萬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君子小人。各知其本心。去凶進賢。各得其實。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

了九曰此下言
文武能知恤

則新曰克知灼
見所云知恤也

大臣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自此以下。皆小臣。或其遠外者。趣馬。掌馬也。小尹。小官之長也。

左右攜僕。

執持器物者。

百司庶府。

府庫藏吏也。

大都小伯。

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此其小伯也。

藝人。

執技以事上者。

表臣百司。

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也。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庶常吉士。皆當時小官。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爲蘇公。是蘇公以公兼司寇也。而宗伯則召公兼之歟。亞其貳也。旅其士也。卿在當任中矣。此言其亞旅而已。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蠻夷之民。微盧之衆。及三毫阪險之地。皆有尹正。湯始都亳。其後屢遷。所遷之地。皆有亳名。故曰亳。或曰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歷數此者。欲得其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能知君子小人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任常伯。必以德選。不言準人者。容以才進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所知者。三宅三俊。去凶用賢之事而已。至于庶言。有司所下教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文王皆

了九曰曰知猶
二之三宅之心
即文王之心也

又曰此正克厥
宅心之實

則新曰成王嗣
文武之後只須
率循文武之舊
人故此言武之
知恤不舉其他
只說一不敢替
隱然有動成王
之意

不敢下侵有司之事。惟使有司牧夫。訓治用命
及違命者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
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但撫存文王之功。不改其義德。而從其有
容之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其心如其言。是謂若。

相我受民。

助我所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既灼知其心而後用。既用。則勿以流言讒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一話一言。聞斯行之。
則不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之。則所喪亦
多矣。必受而繹之。末惟成德之彥。則不可以小
道小言眩也。故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

了九曰此下又
勉王之知恤

則新曰曰自古
禹在其內曰亦
越我周武在其
內何必俱見其
名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玉矣。

我受美言于人。不敢自有。而獻之于王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
之。

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得
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人有臨事而失其常。不如所期者。故已宅則復

繹之者。紬繹其所已行之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
家。

勸勉也。何謂儉人。賈誼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見世德之儉微兮。遙增擊而去
之。是之謂儉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玉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
牧夫。

又曰成王當時尚有徐戎淮夷之竊據便不能如禹之弼成王服此周公所憐不釋諸懷者故論任人而終以詰戎兵陟禹迹

夫周公尤以獄為憂。故此篇之終。特以囑司寇蘇公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罔有不服。則兵初不用也。然不可以不用。而不以時詰治之。

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人之才德。長于此者。天下之所共推而不可易

也。是之謂常人。如廷尉用張釋之。于定國。吏部尚書用山濤。度支用劉晏。此非常人乎。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此言其能敬用獄。以長王國。是為三公也。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為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于史。以為後世法也。

又曰篇末拳。於兵刑見此二事。國家所不可無人主。所不可有尤當慎也。

周書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豐。作周官。

殷未黜。淮夷未滅。則成王有所不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爲六服。董督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爲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

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一作幾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明主觀唐虞夏商之政。而知爲國不在官多。而在得人。故官不必備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傅保皆論道。國以道爲經。以政事緯之。與刑無相奪倫。而陰陽和。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彌予一人。

孤特也。此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以重之。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已以聽焉。故冢宰爲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之職。如地之生物。富而能教之。故爲地官。擾馴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王者以禮樂治天下。政所從出。本于禮而成于政。和如天之春。萬物生焉。而盛于夏。故宗伯爲春官。司馬爲夏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如秋之肅殺萬物。故司寇爲秋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民各有居室。如冬之蓋藏。故司空爲冬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九州之牧也。

阜成。飛民。六年。五服一朝。

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也。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丁方岳。大明黜陟。

夏商以來。人主奉養日侈。供衛日廣。亦不能數
巡守。故以五載爲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
出惟行。弗惟反。

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于不反也。然數出數
改。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善
令。非教其遂非也。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
迷。

春秋傳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
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
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
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于今律令而
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
無窮。不聞其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
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
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之弊。

了凡曰功崇當
由勤而乃曰志
九仞工夫不離
一念也業廣當

言志而乃曰勤
入門一步便欲
實用其力也

一至于此哉。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小人不利于用常法。常以利口亂政。

蓄疑敗謀。

人主聞讒言。不即辨而藏之中。曰蓄疑。敗謀害

政。無大于此者。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

未有志卑而功崇者。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始于初。必艱于終。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

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有君臣以來。病之矣。

惟讓為能和。是以貴之。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

則新曰曰阜成
飛民曰永康飛
民曰綏厥飛民
不一而足乃知
建官所以為民

呼三事。

三公也。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飛民萬邦。惟無斃。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東夷。淮夷也。在周之東。肅慎。東北遠夷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國語曰。文王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豈此榮伯也與。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畢有文武墓。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已遷歟。二篇亡。

周書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命于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

鄭玄以爲周公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彌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周公遷殷頑民于洛。不必遷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殷人在郊。理必然也。分正者。畢命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

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夫苟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之謂也。

用修曰淡所見而甘所聞貴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讎來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故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之不克由聖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豈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此入之情也為人君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教之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于風者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釋

有所興廢出納皆咨于衆以度之衆言同則釋之孔子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釋之爲貴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真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于臣以來衆言也

又曰衆言同則釋者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辟而不能止辟者勿辟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者國之舊法俗者民之所安而敗亂之害政之尤故此三者所犯雖小亦不可宥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

有容德乃大

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則其餘皆當宥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教君陳果于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

容忍勸人也。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誣經。以助發之。予不可以不論。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